

春秋集注

五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註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

我君宣公○無冰

建丑之月夏之季冬無冰常煥也洪範曰豫恒煥若○胡氏傳政事舒緩紀綱廢弛之象

三月作丘甲

傳為齊難故作丘甲杜氏註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胡氏傳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

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立

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增一乘乎每乘增一甲乎二者蓋未可知賦雖不同皆為益兵皆增三之一耳蓋

兵禦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也○今按甲士三人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為甲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

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為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說信而

有證可以證古今之謬而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知魯變法增賦之實矣

赤棘晉地○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行父以歸父之奔而齊人納之又懼晉人之討故往結此盟書及魯所欲也成公初立

未有施舍已責速鰥救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憤懣君父結盟主以挑鄰怨臯可見矣

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並作質○傳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

欺大國此必敗昔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弗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人來告敗○程氏傳見相五年劉氏

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微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

王之道義與王自取敗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元年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字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立 夏四月丙

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相子相子是以免。謹按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不殺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眾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臯良夫而以爲新築之戰主也 六

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首公穀作手。傳孫相子還於

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

百乘郤獻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土一民皆屬公室行父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臧孫許爲晉師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謀議爾成公初立主幼國危季孫一怒舉國與師四卿並出雖無人平成公之側而不恤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特詳內乃所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鞏齊地以謹履霜之戒也。傳師

從齊師于鞏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鞏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執紼馬前丑父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謹按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爲盟主與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使齊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主是戰而以晉魯主之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爲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秋七

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 素

穀梁作爰婁齊國治臨淄去雒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表婁。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容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置求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反先生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而去之郤克昧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乎表婁而與之盟。今按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至是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字之來初若不異然齊相伸中國之大義而屈字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表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表婁之書曉然見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傳宋文公卒

庚寅衛侯速卒

春秋卷十七

○取汶陽田

汶陽按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公羊傳汶陽田

者何鞏之賂也。胡氏傳取者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則侵小得之固有與滅繼絕之義矣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冬楚師鄭衛十有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所損益可知矣

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魯地。傳宣公使

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鯁救乏救旱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恥也此由季孫行父為上卿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

忿使肆其褊心而不能忍也辱遠君父不亦惜乎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

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

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盟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盟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程氏傳楚為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于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于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郟敗諸立與皇成如楚獻捷○胡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濟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

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辭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皆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

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 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不忍言也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

公 傳始厚葬用廬炭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胡氏傳天子七月而葬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卒七月而後葬故知華元之益其侈為無疑矣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亡矣顧乃厚其葬送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衰世浸侈秦漢之間窮民力以事立權其禍有不可 夏公如晉 傳拜汶陽之田○謹按汶

勝言者豈不為永戒哉 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後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愚謂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未

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眾以伐之 公至自晉 持書大夫專伐之臯所以見其與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所以詳

善告至以著其辜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氏註汶陽之邑

在濟北蛇丘縣今兗州龔丘縣也。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臨江劉氏曰曷為圍之叛也叛則何以不言叛內不言叛以為凡在已耳季氏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以盜為不足患則叛未可誅無道不可殺則叛未足討也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立甲稅役日重棘所以雖歸故國而不願為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歛修德

大雩○平曰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外如齊穀梁作牆公羊作將。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外如討赤狄之餘齊魯如潰杜氏註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齊魯如故討之。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

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仇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仇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

鄭伐許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傳通嗣君也杜氏註蓋宋共公初即位故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傳歸叔姬故也杜氏註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夏

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冬城鄆鄆公

屬廩丘令濟南府鄆城縣。杜氏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

春秋卷七 五

伐許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破鄭伯伐許取鉏任冷勃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氏註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祀叔姬來歸出曰來歸祀叔姬嫁不書蓋嫁時祀伯未為君也嫁而得辜於夫家則有七出之義書曰來歸雖諸侯之尊當謝不教而受之也**仲孫蔑如宋**報華元也**夏**

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首公羊作秀。穀齊地。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諱諸穀

梁山崩梁山見詩韓奕篇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絳人曰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綬徹樂出次祕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行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

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言於禮文備矣古人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

其應亦憐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有其可忽諸**秋大水**山崩大水陰盛之徵**冬十有一月**

已酉天王崩定王也魯不**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

牢蟲牢鄭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胡氏傳聞天王之訃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禘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

諸侯也僭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
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
夫其以僭為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愚謂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
論廟制則武官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
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 **取鄆** 穀梁傳鄆國也胡氏傳鄆微國也書
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
伊維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

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難故使衛與魯更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 **公孫嬰**

齊如晉 傳子叔聲伯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 **秋仲孫**

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傳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為主
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

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上三年嘗同伐鄭次年華元來聘又
次年仲孫蔑報華元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

名可乎故特書侵以卑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諸
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

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楚
能立乎春秋所以卑之也

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王號聖人借諸夷狄而不赦者
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

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
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樂武子帥

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辜著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傳晉遷于
新田季文

子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公羊作侵傳晉欒書救鄭與楚
賀遷也 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

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欒諸桑陸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
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

衆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
矣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

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
相加兵刃既接折誠執倖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次歷

而屈字服者齊相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

食其角乃免牛 孔氏曰李巡云鼯鼠一名鼯鼠孫炎曰有螫毒
如鼠狼免放牛也。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

履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羸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以免有司之過也。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和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和之志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吳

伐邾 吳國杜氏註吳郡也今按吳郡是為平江府邾已姓國秦有邾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傳吳伐邾邾成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

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寢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皆春秋之制仲尼之法也許

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邾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 見僖三十一年宣三年註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傳諸侯救鄭鄭共伸侯羽軍楚師四鄭公鍾儀獻諸鄭師于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晉。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代鄭所謂不待貶

絕而臯自見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以美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同盟義見莊十六年晉以齊鄭之服故舉同盟之禮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今屬壽州。傳楚圍宋之役師

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于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憚

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

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愚按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啓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

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反戚 馬

傳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長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末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愚按前此取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霸王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臯咸見矣

帥師侵蔡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許氏曰侵蔡報代鄭也**公**

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夏宋公

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註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胡氏傳禮不可略亦不可過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公孫壽卿也使來納幣過於厚矣魯侯致厚其女而不知越禮踰制非所以重大昏也故經悉書之以為後戒**晉殺**

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屏放諸齊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謹按晉侯聽讒殺二大夫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防閑莊姬使其諧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知御人之道故書名**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

公命賜公穀並作錫書天子則以加賜當從左氏○臨江劉氏曰或言錫命或言賜命錫命者爵也而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交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外諸侯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之不書卒者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為喪歸杞故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

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為喪歸杞故也**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

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

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季孫使宣伯會伐邾○河東薛氏曰吳伐邾而不能救服吳則代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胡氏曰晉不足以主諸侯矣魯知其不可而從也衛人來媵

杜氏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媵小車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當自聞也○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娶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胡氏曰經有因貶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伯姬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故此書譏三國之踰制而因以著伯姬之以賢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羊傳杞伯曷

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婦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公會晉侯齊侯宋

春秋

春秋卷七

十

中

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蒲衛地今開封府長

垣縣古蒲邑○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今按此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而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公

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

宋致女

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

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敢拜大夫之重勤孫氏曰致女使御非禮也今按納幣致女皆過乎厚伯姬雖賢而禮有常法不可過也觀左氏載晉人來媵秋七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與晉人來媵

注見衛人來媵秋七

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

師伐鄭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

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稱人以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不書者鄭既背夷即華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是利之從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

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杜氏註鄆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傳晉侯

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執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者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信無備矣然兵加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隆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

秦人白狄伐晉

傳諸侯貳故也。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

然討

春秋卷七

十一

疏

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纔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代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

許 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愚按君在外而與師以復怨大臣之

也 城中城

中城在東海廩丘縣西南。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

讖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備守益微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

曰其曰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寤殖出衛侯術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郊也師氏曰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師氏曰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

子縡夏四月鄭人殺縡立鬲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

鐘子然盟于脩澤子
齊人來媵
公羊傳三國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

獮卒
秋七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糶

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如傳之說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臨江劉氏曰曷為不言葬晉侯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公之葬
冬十月
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泰山孫氏曰公留晉凡九月
晉侯

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
擘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

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卻擘來聘且泣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季文子如晉且泣盟也謹按

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季文子之聘也亦且泣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卻擘之泣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卻擘來聘既聘而泣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取也惟擘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泣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

諱皆魯之取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於晉之德禮

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愚按僑如之聘蓋謝戰鞏之師捐歸汶陽之憤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能已者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野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穀梁子曰周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氏曰上謂襄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也許氏曰平桓之詩夷於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愚按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夏公

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地關。傳七年鄭軍楚師四鄭公鍾儀獻于晉晉使歸求成

于楚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晉士變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
秋晉

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地關。傳狄人間宋之盟侵晉而不設備

戰皆曰敗之臨江劉氏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禮義之邦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

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我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
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自齊桓以來召兵
侵伐雖不出於王

命然攘夷討臯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
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
不公自貶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晉侯使呂相絕秦
秦相公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既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
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杜氏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
不成其朝愚按諸侯朝王之禮載於儀禮之覲禮詳矣自隱以來未始
行也諸侯已絕迹於京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
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於
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為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又闕而因
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
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

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
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
禮而霸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接諸侯以輕王室之臯具見矣泰山孫氏
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
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

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曹伯廬卒于師
廬陸德明
云左氏本

亦作盧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
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
他年○劉氏曰諸侯卒于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上書如京
師而以伐

秦為遂事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冬葬曹宣公
傳宣公既
葬子臧將

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
告臯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廿三日朱卒
莒季佗也○徐邈曰葬
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終

無謚故例之於楚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衛侯如
晉晉侯強

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歸晉侯使卻擘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
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

春秋卷七
○十二

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愚謂此非特臯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逆公夫人也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傳鄭子罕伐許，成鄭伯復伐許。

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冬十月

月庚寅衛侯臧卒傳衛侯有疾立敬，烈之子衎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良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

嬰齊卒公羊傳：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

秦伯卒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

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衛侯鄭伯曹

伯歸于京師傳：會于戚，討曹伯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程氏傳：負芻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

之稽天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臯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多矣，惟是為得禮。愚按：春秋書執曹伯而爵厲公，又書歸于以見其事之順，然猶不捨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臯，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燕之門。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共楚

子伐鄭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並

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又首止。秋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而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

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

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臯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相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相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反懼相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祿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臯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愚案春秋襄三十年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序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

石出奔楚

傳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而決睢滋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二宰遂

出奔。劉氏曰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相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已葬欲逐華元元自晉歸使國人攻相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

大十

春秋卷七

十五

際

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父宋華

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淮南

縣今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贏姓後為楚邊邑。傳始通吳也杜氏註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毅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同也會吳意在賤夷狄而臯諸侯與之會也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室之伯父也至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竊僭王號不能居中國之爵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亦俯首南向親吳聖人傷之故時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今汝州葉縣。傳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楚公許之申遷許于葉今按葉近楚而楚遷之

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註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

者凝陰冰脅木者君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傳滕文公卒

臣附困於兵之徵

子喜帥師侵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

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敵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

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傳晉侯將伐鄭使欒黶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

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

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鄆陵鄭地後漢郡國志潁川鄆陵晉敗楚之也今東京開封府鄆陵

縣。傳晉侯將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奔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干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舉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

大七二

春秋卷七

十六

中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滿矢使射呂錡中頤伏殺以一矢復命韓厥卻至從鄭伯石首御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殺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明日復戰王聞之召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子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何以不言師王瘵也王瘵者何傷乎矢也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胡氏傳當是時兩軍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軍門之戒也楚雖敗而勢益張晉遂怠而君驕國亂此見諸行事之深切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

無以為過不穀之臯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蘇氏曰公子側鄆

陵之敗帥也楚以一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

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杜氏註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按寧陵本朝熙寧間撥屬拱州。

傳戰之日齊國佐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使遂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卻擘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已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恥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橫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辜故直書以辜諸侯也

公至自會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

邾人伐鄭 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

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先君無乃有辜乎若有辜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宜獨遺

春秋卷七 十七

諸敝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陸淳曰曹之臯大矣晉侯討而執之以歸京師王不能定其臯失政刑也程氏曰王未嘗絕其位故書歸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

之于苾丘 若公羊作招若丘晉地。傳宣伯使告卻擘曰魯之有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苾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于晉

程氏傳寘之于苾丘也杜氏註舍之于苾丘明不以歸臨江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苾丘焉此春秋別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謹按舍去聲或作捨非也

下書行父盟卻擘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

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 傳范文子謂欒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交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諛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

乙酉刺公

子偃也杜氏註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謹按同刺大夫也此內殺大夫有
也此內殺大夫有
畢無鼻之別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傳鄭子駟侵晉虛

滑衛北宮括救晉
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傳五月鄭太子髡頑侯孺為質於楚楚

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氏註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

柯陵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陸

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

為常非禮也謹按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

不知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
王官之鼻此同盟之所以書也 **秋公至自會**不以伐致而以會致

父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
於會會以得免於霸主為幸則致必以會錄也 **齊高無咎出奔**

莒傳齊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

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人不出而告夫人曰

國子諱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

孟子許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

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

自沈惟墻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

是南箕悲夫唯巧言能使閉
門索客者為將不納君也 **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

非所用郊也高郵孫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

曰圓丘秋曰明堂后稷圓丘之配文王明堂之配魯之郊配后稷而不

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於正月三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鼻

者故特書
用以譏之 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

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邪以盟主而乞師己為卑

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

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

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

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服

服公羊作軫穀梁作蜃狸服地

關○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按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華子曰其事則齊相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立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

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傳晉厲公侈多外廢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卻犇與長魚庸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夜譖諸公公怨卻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雖助之殺駒伯苦成叔温季逃矯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

春秋卷七

春秋卷七

十九

主

外為茲在內為軌御茲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茲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焉○謹按卻氏雖多怨而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名其有辜無辜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劫樂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擗之也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執已成矣厲公之計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於多殺也我太祖皇帝舉五伐摠兵專國之強臣使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拍麾之間蓋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說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臯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

楚人滅舒庸

舒庸任公輔曰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樂書中行偃殺胥童

童○愚謂三郤之死皆胥童道厲公為之故以累上之辭書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愚聞之師曰稱

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孰弒之晉之大臣樂書中行偃也曷為不曰二臣弒之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

位鷹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
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以行易位之權而遽弑之夫二人嘗以君事之
矣故稱國以弑分其惡於眾也悼公逐不臣齊殺其大夫國佐
者七人而不誅書偃非里克寤喜之比故也
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
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
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
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
奔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愚謂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則齊靈公
可以省母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而
慶克等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
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皆靈公
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公如晉○夏
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傳鄭伯

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成侵城郟取幽立
同伐彭城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鄭
崇諸侯之姦以塞吳晉往來之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非
吾憂也晉必恤之○胡氏傳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樂盈魚
石是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之梟
人疑若無辜故書納以正其辜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
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
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辜重於趙鞅宋辰也

春秋卷二十一 魯哀公十四年 二

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杞伯來朝
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來朝
傳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註築墻為鹿苑○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謹按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囿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園蛇淵園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

已丑公薨死于路寢
正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樂此春秋之所謹也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公羊作彭○傳晉士魴來乞師于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于
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師委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
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

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闕。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

丁未葬我君成公傳

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順也杜氏註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也

春秋卷第七

卷七

